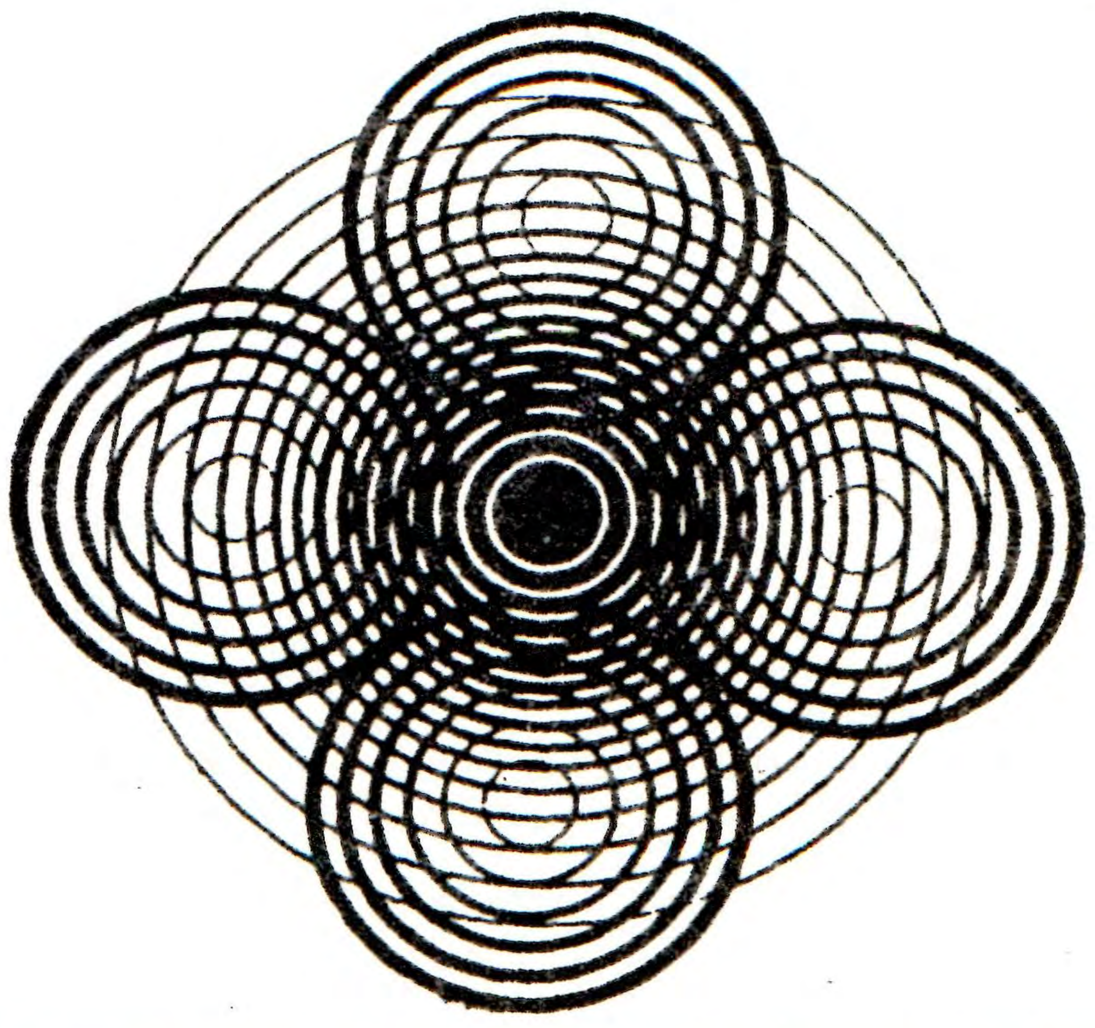
「中國哲學之精髓與創化」自序

楊政河



中華文化，博大精深，不僅具有數千年的悠久歷史，而且也的確能綿延不絕，歷久彌新；這乃是由於中華民族具有廣大和諧的民族文化作基礎，能使國人不斷地發出同情交感，尤其在互助合群、民胞物與的前提下，結成一體，大家共享和睦、欣悅與福祉。其原因最主要的是中華文化確實具有能順應現代思潮的主導力量，而且對於中國人的生命領域也沒有隔閡。追溯其起源是根由於易經繫辭傳所說：「生生之謂易。」「天地之大德曰生。」這表示在天地之間是具有生生不息、創化不已的生命，也就是說在生而又生、永無止息的發展下而趨向於理想境界。

換言之，由於宇宙與人生在這種生生不息、創化不已的情況下，便形成旁通統貫的諧和體，它可以透過不斷的調融而解除人與整體宇宙間的矛盾衝突；尤其天地是萬物資始資生的本源，而且分別具

有大生與廣生的德性，而「人類是天地之心」，處在生生不息、創化不已的天地間，負有參贊化育的任務。因爲人類具有靈明的自覺，可以體天地生物之心，於是在「天地含情，萬物化生」的現象下，讓萬物的生育均能各得其所，如此便能促使宇宙本身在大化流衍下形成綜合的有機體，處處充滿健動的行爲綱領，自然能滙集古今中外的智慧結晶，這正是中華文化能綿延不絕，而且對整個世界文化產生貢獻與影響深遠的緣故。

譬如說一個人能經常與大自然爲伍，將會體察出人與天地萬物之間蘊涵著息息相關的那種不可分的道理。像佛教華嚴經所闡述的哲理，是在互攝性原理的涵蓋下，理在事中，事外無理，整個宇宙在相攝相入、相即相容之下，融貫無間、密接連鎖的交融妙境，宛如百川滙海，萬流歸宗，形成圓滿具足的永恒世界。因此，中國的聖哲爲了直取這種大化流衍的生機，像先師　方公東美先生所說：「把宇宙看作普遍生命的表現，其中物質條件與精神現象融會貫通，……一切至善盡美的價值理想，儘可以隨生命的流行而實現。」

如果照這一個觀點來看，那麼一切文化的創造活動，都可以透過仰觀俯察的易經，而取法於天地萬物，自然能通神明之德，類萬物之情，從人類生命的最深處，去體察人生。爲了使人能立足於天地之間，自然要去架構一套安身立命的哲學觀，以便能通達於永恒生命的最高價值——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形成理想文化的標準。這正是「天人合德」的高妙理想，誠如周易文言傳所說的：「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」，並且還要肯定「天地之大德曰生」的創造力。因爲人性的內在價值，就是要達成與宇宙秩序的和諧無間。對於人類所創造的文化，必須與天地所顯露的宇宙生命，形成一個永恒的價值理念。由此所形成的哲學可以說是宇宙本體在文化中的自覺；其實文化是以「文」化「質」，以「人文」化成「自然」，而詩、書、禮、樂是人文，人性樸質是自然。而人文的涵養必須透過教化，以化成人性自然，達成眞善美聖的理想人格。

因此，文化的創造，也就是象徵着有德的人與天地精神的相通，經此發展，在參贊的化育下，自然能形成「天工人其代之」的結果。祇要我們能認

清「天人合一，心物一體」的道理，不僅萬物並育而不相害，道並行而不相悖，而且人類也將可做到毋意、毋必、毋固、毋我，自然能共躋於大同的和平領域。在這種情景下，祇要我們能依於人類的理智，自然可以創造出光明燦爛的人類文化。

基於這樣的遠景，將可令我們具有更深一層的領悟，即祇要我們能融古滙今，商榷至當，自然能建立更完整、更充實的思想系統，闡發其眞理，弘揚於世界。最主要的是中國的先聖大哲老早已爲我們留下意義深遠的人生哲學，倘若我們能追憶過去，審度現在，瞻望將來，相信我們將會開展更偉大的哲學思潮，使我們所處的宇宙更趨於和諧與圓融的理想境地。因爲任何一個文化體系都有自求完善的趨向，哲學的發展正是表現這種趨勢，並且由此更能反映文化的母體，而導引出更理想的指標，讓生活於其中的人們，都能透過這一種理想間架與價值取向，重新拓展自己的抱負以及對時代所應負有的使命。這也正是筆者編述本書的目的。

既然我們中國已有五千年的悠久文化，而且常聽人說：「中華文化是有情的文化，西方文化是功利的文化。」有情的文化就是孟子所說：「仁者，人心也。」這個仁和人心，即是合乎禮義，發而皆中節的情。人類的情是與生俱來的——子女對父母的孝，是由養育的恩情而產生；兄弟姊妹的愛、朋友的信、對國家盡忠，沒有一樣不是從情出發而昇華的，而且這種情並不止於自己親屬、朋友的私情，它是推己及人，可以擴及於全人類以及自然界的事物，使共趨於友好和愛的大同境界——它正是人倫理性發展的理想世界。這種理性主義的人倫文化，也是一種「時中文化」，即孔子所說的「君子之中庸也，君子而時中。」這種時中文化，除自身隨時適中演進外，對於外來的文化，也應該隨時選擇，因時制宜，隨時吸收適應，以期融和演化，而躋於廣大高明的境域。

歷史告訴我們，承先啓後，繼往開來，這本是人類對文化所應盡的責任。因爲文化工作就像登臨高山，必須要百尺竿頭，更進一步。文化的事業就是要使大多數人都能承繼先民的遺產；這是由於民族的復興是要仰賴文化的復興，而文化的復興，又必須仰賴於民族哲學的復興。因爲哲學是文化的根

，所以對於文化的創建，確實是有賴於歷史文化的承續及對內聖外王、治國平天下等治道的實現來決定。此乃由於人生的理想不僅在成就自我的道德理想，而且還要通向於對歷史文化的使命，才能完成人文化成的理想要求。誠如英哲羅素在「中國問題」中說：「西方文化的長處，在於科學方法，中國文化的長處，在於合理的人生觀，吾人希望這兩者能夠逐漸結合而爲一。」否則，各走極端便很危險。他又說：「假使中國人對於西方文明能夠自由吸收其優點，而揚棄其缺點的話，他們一定能夠從他們自己的傳統中獲得生機的成長，一定能產生一種糅合中西文明之長的輝煌業績，而且最後中國必成爲世界文化的重心。」從這一段話中，已經給我們很大啓發，即融通中西方文化已經是勢所必然或理所當然的事了。

至於談到中國哲學的主要特性，可說是以「濟世利民」爲業，有別於西方人爲知識而求知識。中國哲學的大目標指向救世，肯定天人合一的思想，它是發皇於人生日用尋常之間，故勢必以救世濟民爲職責。揆諸歷史，在殷周之際和春秋戰國時代，易經、尚書的著成，以及儒、道、墨等諸子百家的興起，可以說是中國哲學的發展盛世。佛學從漢魏南北朝之間陸續傳到中國，並與本土文化互相消融，促成新道家逍遙清談學風的興起，更進而開展出隨唐大乘佛學以濟世化民爲用的時期；宋明兩代均爲弱世，在外夷入侵內亂頻作之時，便促成新儒學（理學、心學）的開展。迄今，中華民族正面臨危急存亡的關鍵時刻，應是中國哲學振衰起弊之時；驗之於歷史，愈是天下遭逢動亂，愈能發揚民族文化。因爲中國哲學本身具有撥亂反正的大勢用，當天下大亂，邪說暴證正道而陷於困窮之極，乃寄託於深具憂患意識的知識份子，去發揮眞智灼見，開展正道之光。孔子說文王因於羑里，由憂患意識而演易，故憂患意識正是中國正統哲學的勢用。因此，緬懷先聖大哲的遺訓，勢必要深體憂患意識，以承擔中華民族的道統文化。所以每當民族文化愈陷於危難之時，才更能感受這種憂患意識的勢用，也就是說，我們需要重新開展中國哲學於有利的時機，以配合政府倡導復興中華文化運動。

筆者鑑於中國歷史發展的經驗，深信中國哲學

即將復興，瞻望未來的中國哲學，必將像佛教東來後有宋明新儒學；現今國人在接受西方科學哲學、文學宗教的洗禮，並與中國傳統文化交融，勢將展開另一個中國哲實的盛世，而且爲期不遠。所以筆者將多年所從事哲學研究中的鑽研心得，彙集成冊，命名爲「中國哲學之精髓與創化」。書中包括七篇專論：㈠中國哲學的現代意義與歷史使命。㈡中國人文思想的精髓——天人合一說。㈢易經與宇宙人生。㈣佛學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。㈤魏晉南北朝佛學思想玄學化研究。㈥禪宗與中華文化。㈦三民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。筆者以爲作爲一個中國人而不瞭解自己的文化，不明白眞正中國人的形象，才是值得吾人焦慮。所以書中寓哲思、文學、佛學於文化精蘊的探討。筆者雖不敏，然深信學術論作應以提升人類心靈境界、開闊讀者胸襟，尤其更應讓讀者具有民族自信心與文化使命感，以達撥亂反正的大勢用。

由此之故，所以本書首先要闡述中國哲學在當前的時代中所具有的意義，提示給現代青年所應負起的使命，並使我們所有的生命意義更加擴大。接着透過易經瞭解宇宙人生，掌握儒道文化天人合一的人文精髓，並論及佛學在魏晉南北朝時如何落實在中華文化的領域中，其前因後果，歷歷分明。其中尤其要闡述禪宗所彰顯的精神，像詩、畫的神韻、意境確實是令人激賞。至於中華民國的誕生，係由　國父孫中山先生暨諸先烈犧牲奮鬪的成果，他不僅宏揚中華文化的精髓，並且擷取了西方物質文明與科學精神，使中西文化、文明獲得大結合，爲中華文化歷久彌新的另一個佐證。

就以三民主義來說：民族主義的濟弱扶傾，求民族的自由平等；民權主義着重在權能均衡；民生主義係以博愛均富等，完全與中華文化相吻合。因爲立國之道，在求千秋萬世，何懼一時的險阻艱難？何愁中興復國不成？的確，我們勢必要充份瞭解我們所負的使命，然後才能對民族文化作進一步的認識，如此才能具足充沛的精神力量，來達成時代使命。到了那時，再來朗誦先師　方公東美先生的肺腑之言：「有誰敢說，中國人不是最哲學的民族？更有誰敢說，中國民族的災難不能發揮哲學的精神以求解除?!」

楊政河序於台灣大學哲學系